

A·Z·J·L·Z·C·J

爱在艰难
中长久

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爱在艰难中长久

[英]卡德兰著·慧 芝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爱在艰难中长久

〔英〕卡德兰 著 慧 芝译

责任编辑：郭召庆

封面设计：林 子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爱在艰难中长久

〔英〕卡德兰 著 慧 芝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道里地段街179号)

重庆宝得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5 4/16

字数：105,000

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

ISBN7-207-00527-X/I·90 定价：3.85元

第一章 一八二五年

艾敏斯特大主教坐在一张结实的高背橡木椅上，注视着五彩玻璃窗外的庭园。

庭园看起来十分荒芜，然而，在荒芜之中，却也透着迷人的景致。

草地上布满了金色的水仙花，尤其在那棵高大的橡树底下，更是显得金碧辉煌，就象铺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似的。

阳光照射在银色的湖水上闪闪生辉，在那儿，由于初期的西妥教派的僧侣曾经在河岸上建筑寺院，因而河床被拓宽了不少。

主教是位五官出色、仪表整洁的男人，现在正沉缅于韦恩汉家族的辉煌历史里。

当亨利八世主张废除僧院制度时，李察韦尼先生曾获得皇室丰厚的赐予，致使他的财富更加庞大无比。

可敬的主教梅尔韦尼回想从前韦恩汉家族不仅在宫廷受到重视，享有特权，而且在领地之内亦被尊崇为正直慷慨的领主。

想到这儿，他不禁叹了一口气，这时，忽然大厅传来说话的声响，他立刻转身注视着门口。

没多久，声音停在门外，门一下子被推开，他正在等候的人走了进来。

“艾瓦力！”

主教一面站起来，一面高兴地轻呼着。

“哈罗，梅尔叔叔，”来人兴奋地喊着：“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你看起来气色很好呀！”

“你回来真让我高兴，艾瓦力，我好几个礼拜以前就天天盼着你回来呢！”

年轻人笑了起来，房间内的沉郁气氛似乎驱散不少。

“你的信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寄到我手上，”他说：“实际上，最后还是由当地的信差跋涉了两百多哩才转到我那儿的。”

“我也猜想可能你还没有收到信，才会耽搁这么久，”主教说：“孩子，来，坐到我身边让我好好地看看你。”

他的侄子依言坐在另一张雕有精美图案的橡木椅上。

窗外透进来的阳光照在脏得早该清洗的窗子上，主教用一种研究的眼光打量他的侄子，然后满意的点点头。

三十二岁的艾瓦力，看起来不仅和以往一样英俊出色，浑身还散发着一股充沛的活力与健康的气息。

他的身材颀长匀称，似乎全身上下找不出一点儿瑕疵。他的双眼明亮，皮肤呈现健美的古铜色。

年轻人似乎在等候他的叔叔开口说话，终于，主教以一种抱歉的口吻说道：

“在你继承爵位之后，我只能请你尽快赶回来，其他的忙我也帮不上。”

“我已经尽快地赶回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感觉上好象等了好长的时间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真希望能有较好的消息告诉你。”

艾瓦力，现在是第十一世男爵，扬了扬他那浓密的眉毛，然后，以一种出乎礼貌而非好奇的态度问道：

“我的堂哥究竟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他是和你的伯父同时死的，实际上，他俩都死于马车失事。”

韦恩汉爵士一句话也不说，静静等候主教继续说下去。

“最好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你堂哥吉瓦西当时喝醉了酒，他一向都是喝得醉醺醺的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，他和你伯父决定深夜离开伦敦，驾车回到这里来。”

主教停了一下又说：

“我哥哥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田赋和房租了，我猜他突然赶回来，大概是看看有没有什么产业可资变卖。”

“变卖？”

“我刚才说过，艾瓦力，我希望能告诉你一些好消息，不过，我宁可告诉你实在的情形，而不愿律师提供你不正确的消息。”

“我猜想，在九年前我离开英国的时候，伯父就成天的赌博，把祖先的遗产都输光了。”

“不错，”主教说：“而且吉瓦西也不劝阻他，实际上，他比他父亲挥霍得更厉害。”

“也是赌博吗？”

“不但赌钱，他还喝酒、玩女人、这些都是极端浪费的

事。”

“总而言之，你告诉我的就是我继承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地产，一座摇摇欲坠的庄园，还有一些庞大的债务。”

“象山一般多的债务。”主教说。

韦恩汉爵士站起身来走到一扇活叶窗旁边，当他推开窗子的时候，注意到把手断了。

他把窗子开得大大的，然后注视着这个在他祖父时代一度美丽过的花园。园子的尽头有一处湖泊，那儿，他抓到过生平第一条鳟鱼，还有在后园的绿色草地上，他学会了骑马。

韦恩汉庄园对他而言，充满了甜蜜的回亿。他想起旅居国外的日子里，有多少个酷热难当的白昼，有多少个被野兽吼声吵醒的深夜，那时，他往往情不自禁地幻想自己若是能回到美丽宁静的庄园，该有多好。

他从来没有一刻想过自己竟有继承它的一天……

他的伯父——韦恩汉十世伯爵——有一个儿子，却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。

自从艾瓦力的父亲在滑铁炉战役为国捐躯之后，母亲也在三年前去世了，他们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财产，在英国也没有任何令他留恋的事情，于是他决定到国外去闯一闯天下。

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远行感到难过，除了他的叔父梅尔韦尼。他带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动出发冒险，没有任何限制，没有任何系绊，完全随兴之所至地踏上了旅程。

当他叔父绉巴巴脏兮兮、经过数月旅行的信件寄达他手上的时候，那时他正在非洲的心脏地带，那封信象一颗炸弹

投进了他平静的心湖。

展读信件的时候，他几乎不敢相信由于两个人的意外死亡，让他变成家族的实际领导人。

他的祖父有三个儿子：长子约翰·艾瓦力，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训练，以备他父亲逝世之后继承爵位。

次子就是艾瓦力的父亲，后来从军去了。三子梅尔韦尼进了教堂。

想象得到韦家数代以来的传统就是庞大的家产全由长子掌管的。

“我们在伦敦拥有的土地现在情况如何？”韦恩汉爵士问：“我记得在布鲁姆的韦恩汉街，还有其他的几条街都是属于我们的。”

“你伯父曾经打算收回吉瓦西和别人订的合约，不过，那些地早被卖掉了。”

“这样合法吗？”

“不合法，不过没有一个人打算去干涉，据我猜测，如果在那段非常时期他们没有获得一笔款项的话，他们其中之一早就被关起来了。”

“难道一点儿剩余的产业都没有了吗？”

韦恩汉爵士从窗边走回来，再度在他叔父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

“我担心你听了会受不了，”主教迟疑地说：“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有个叫李柏·穆尔的人？他的土地和我们庄园南边的土壤交界。”

“穆尔？”韦恩汉爵士沉思地说：“我好象记得这个名

字，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吗？”

“当他刚刚买下附近一户人家的庄园时，你祖父就拒绝和他来往。”

“我想祖父八成认为他是个暴发户。”韦恩汉微笑地说。

“不错，”主教回答：“我父亲和新迁来的邻居不容易打成一片，得明显的，他一看见穆尔就讨厌他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他和你伯父成了朋友，那时他刚刚继承了一笔庞大的产业，我猜想在他们混熟之后，哥哥就开始向他借钱了。”

主教缄默了一会儿，他似乎觉得不该如此数说自己的兄长。

过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：

“我不太清楚最初穆尔是不是因为某种隐秘的目的才如此慷慨，不过，数年之后，我们都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大方地把钱借给我哥哥，同时愿意收购他出售的任何东西。”

韦恩汉爵士现出惊讶的神情。

“那些画像！”他惊叫起来。

“现在它们全部属于李柏·穆尔了。”

韦恩汉爵士又站了起来。

“他妈的！请原谅我的粗话，梅尔叔叔，不过这实在太过份了！那些全都是家族的画像啊！它们属于家族中的一份子，何况其中大部份还是有纪念性的画像啊！”

“也许我们应该感谢穆尔把这些珍品收藏起来。”主教说，不过，这显然并非由衷之言。

“他还拥有我们的什么东西？”

“银制餐具。”

韦恩汉爵士紧紧地咬着嘴唇。

银制器皿在韦尼家族的历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其中有一部份实际是属于西妥教派，其余则是由于对朝廷有功，由亨利八世和其他的国王颁赐的。

有一件银器，是罗德·韦尼将军在马勃罗麾下打胜仗时随身携带的护身符。另一件银盘则为乔治二世送给艾瓦力高祖父的结婚礼物。

记得在圣诞节或其它庆典节日，全家人聚集在餐桌上，这些银器便会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为餐桌生色不少。

在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，他就深深地迷上那些装饰着韦尼家族传统标志的大烛台，还有漆上代表荣誉纹饰的杯盘和花瓶。在他小小的心目中，它们简直有如园外湖水上的阳光般耀眼。

韦恩汉爵士从屋子的一端走到另一端，似乎想藉此松弛自己的愤怒情绪。

“我想我不用再问你那些绣帷怎么样了，它们是庄园里最珍贵的装饰，我几乎不敢相信它们已经不挂在墙上了。”

“我相信它们一定被保管得好好的。”主教回答。

“可是，它们现在是属于穆尔家了，有没有可能把这些物品要回来呢？”

主教慢吞吞地说：

“没有一家法院会把它们归还给你的，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债务还清。”

“一共欠了多少债？”艾瓦力问。

主教迟疑了一会才回答说：

“差不多有五万多英镑！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？”韦恩汉爵士惊叫起来。

他注视着主教的表情，知道叔父绝不象在开玩笑的样子。

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一切都完了，”他说：“庄园完了，田庄没希望了，整个家族也没救了！”

他再度走到窗户旁边，似乎想要好好透一口气。

“你大概知道我有多少钱吧？我目前只有足够自己开销和支付旅行费用的钱，怎么能够维持这个地方一年的开支呀！”

他停了一会儿又说：

“当然，佃农那儿会有一些钱收进来。”

“农庄大部分都荒废了，”主教回答说：“你伯父从来不修整农舍，而且当佃农死了或离开之后，也不再找一户接替的人来。大部分的农舍都没有屋顶，除非有特别优异的农夫才能使这些田地回复生机。”

“可是我记得人家说过，这附近就属我们的田地土质最好。”

“在你祖父那个时代——的确如此。”

韦恩汉爵士从窗边转过身来。

“请你告诉我，梅尔叔叔，”他说：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过来，我们坐下来谈，艾瓦力，”主教说：“有一件事你帮得上忙，不过我很难出口。”

“为什么说不出口？”韦恩汉爵士追问。

“我想，现在我终于了解为什么他要毫无止境地借钱给你伯父，又让吉瓦西毫无节制地挥霍金钱。”

“听起来好象他若不是个善心的慈善家，就是一个傻子。”

“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，只有一件事例外。”主教回答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李柏穆尔有一个女儿。”

主教说这话的口气虽然很轻，不过韦恩汉爵士却象挨了一枪般地震动了一下。

“有个女儿？”他问道。

“吉瓦西生前就和她订了亲。”

“我懂了！”韦恩汉爵士缓缓地说：“原来穆尔想要他的女儿当韦恩汉庄园的女主人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当然得付出重大的代价。”

“实际上他是鬼迷心窍，”主教说：“就象你的伯父被魔鬼迷得昏头转向一样。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野心，除非他达到目的，否则他永远也不会甘休的。”

韦恩汉爵士默不作声。他的眼光中充满了问号，不过并没有提出来。

“昨天我遇到穆尔，”主教静静地说：“他说你若愿意娶他的女儿，他可以把那些一度是庄园里的东西送你当结婚礼物，此外，他还愿意把房子、土地和农场退还给你。”

韦恩汉爵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据我所知，”主教继续说：“他的女儿嘉利塔，目前拥有三十万英镑的财产，而且在她父亲去世之后，她将继承他的全部遗产。”

“你的建议可当真？”韦恩汉爵士问道。

“我只是告诉你穆尔的打算，我相信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。”

“可是这个女孩——真的能一下子把对一个男人的感情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？”

“那没有什么不同，”主教淡淡地说：“何况任何准备嫁给吉瓦西的女孩，一定会发现你是个非常合适的替换人选。”

韦恩汉爵士一语不发地在房里走来走去。

木板上只有几块破旧的地毯铺着，因此他的脚步声听起来单调又空洞。

“这样太过份了！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受不了的！”他嚷着：“我一直是自由自在的，梅尔叔叔，我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约束。老实说，我非常尊敬我们的先人，而且很了解其代表的意义，不过，我可不愿成为传统下的牺牲者。”

“我了解，”主教同情地说：“只是有一件事你要记住——责任。艾瓦力，不论你怎么想怎么感觉，现在你是韦恩汉爵士了，而且还是这个家族的领导人。”

“我们还有多少人？”

“和我们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有五十多个，”主教解释说：“至于姻亲方面，那就有好几百人了。”

“你认为，这个庄园对他们有任何意义吗？”

“那和对你、我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，”主教说：“它是他们生活的重心，不论他们在生活中遭遇到什么难题，他们永远对它忠心耿耿，视它为精神的堡垒。虽然韦恩汉家族中也有一些坏人、败类，就象你伯父一样，但是，你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族人，他们英勇豪侠的行为永不停止地被传颂着，就象盏盏灿烂的明灯，指引我们的子孙向前迈进。”

主教这一番话说得非常感人，他的侄子沉吟了片刻，平静地说道：

“我现在知道你要鼓励我做什么了。”

“从前法国西南部那瓦尔王国的亨利国王说过：‘一场弥撒远比巴黎来得重要，’”主教回答说：“我想你仔细考虑过之后，就会体会出庄园的存废是值得以婚姻来作冒险的。”

“这整件事情真令我不寒而慄！”韦恩汉爵士大声嚷着：“这不仅是一件有预谋的婚姻，而且和好几世纪以来在上流家庭和东部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一样：一个女孩到了结婚之后，才看到她新郎的庐山真面目。”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：

“何况这个女孩，这个李柏穆尔的女儿，又和我的堂哥订了亲。”

“假如她自个儿愿意，你堂哥早就把这个魔鬼的女儿娶回来了。”主教讽刺地说。

韦恩汉爵士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我就欣赏你这句话，梅尔叔叔，我最喜欢你这一点了。换成其他从事圣职的人，虽然心里有这种想法，却会用主教的口吻说出来！”

主教眨眨眼睛。

“现在我不是用主教的口气和你说话，艾瓦力，而是以韦尼家人的口气。我本来不想说我讨厌吉瓦西，假如不是基督教义限制的话，我就要说：“自从他离开之后，这个世界变得干净、美好多了。”

“他真是这么声名狼藉吗？”韦恩汉爵士扬了扬眉毛问道。

“有甚于此。”主教简洁地说：“有关你堂哥的行为，一定还会有许多人告诉你，此刻我不必多说了。我要说的是，我只是很吃惊——甚至很纳闷——居然有父亲会把他的女儿嫁给吉瓦西！”

“让我们来谈谈李柏穆尔。”韦恩汉爵士说。

“好的。”

“我想你大概希望我去看看他？”

“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撒手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然后回到你原来的地方。无疑的，身处非洲的旷野，你就会忘掉庄园，然后它就会逐渐地衰败下去。”

主教说得很认真，他平静的声音也更加富有吸引力。

韦恩汉爵士再度站起身来，走到窗户旁边往外看。

他觉得庄园里的水仙花甚至比记忆中的还要鲜艳，他相信，在湖水两岸的立金花一定也是金黄一片。

他经常将这些花送给他的祖父，不过，通常在还没有拿进屋里之前，它们就枯萎了。

他还想，鳟鱼会不会仍然躲在柳树的荫影底下嬉戏呢？

记得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，有一个园丁还教他怎么

钓鱼，然后，当他在世界其他地方露营而想要吃鱼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些钓鱼的技巧大大地表现一番。

可是，没有一样鱼会比韦恩汉庄园池塘里的鳟鱼来得美味，就好象无论多么昂贵的水果，也比不上他从大花园里偷采的桃子来得香甜一样。

他猜想，此刻花园里一定长满了杂草，马厩可能连一匹健壮的马也没有了。自然，当他把一件黑色或是咖啡色的外套纽扣擦得亮闪闪时，也没有一个马夫会对他吹口哨了。

是的，如今的马厩一定非常安静，只有瘦弱的马儿从半开的门探出头来，饥渴地啃着胡萝卜或苹果吧！

此外，长长的画廊一定也是凄凉一片，从前，那儿不仅是捉迷藏的好地方，而且还可以在光滑如镜的地板上溜冰呢！

“快走开，艾力瓦少爷，”女仆常常对他这么喊着：“你脏兮兮的鞋子会把地板踩脏了。”

不过，在厨房里总有一块姜汁蛋糕为他准备着，要不就是一杯香甜的葡萄酒。

当他长大之后，每当他外出打猎，厨子就会特别为他包好一份火腿，然后藏在马鞍里一处隐秘的地方。

他知道，这房子的每一部份，这花园的各个角落，没有一处不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回忆。

就在灌木丛那儿，他打中了生平第一只雉鸡，记得它临死前那种痛苦的挣扎曾经令他悸动不已！他还和同伴在公园里用白鼬狩猎，当他的白鼬掉到陷阱里去的时候，他曾懊丧了好一阵子。

庄园成为他童年生活的重心，虽然他父母在庄园的另一边有栋房子，他却三天两头的往庄园这边跑，他的祖父祖母最喜欢他了，一看到他来就捧出大包小包的零食让他吃个痛快。

“您别宠他，艾瓦力这孩子太烦人了！”他听见母亲甜美的声音自身后响起。

“艾瓦力从来不烦人的，”他祖母回答：“他是咱们韦尼家的好汉，他祖父昨晚还说他是整个家族里最好的骑师，没有一个人赶上他咧！”

他曾经多么神气地在庄子里的小径上驰骋啊！不为别的，仅仅因为他是韦尼家的一份子。

好几次，他尝试和吉瓦西做朋友，但是他的堂哥老是对他摆出一副不欢迎的面孔。

“你总是骑最好的马，”有一次吉瓦西不服地咆哮着：“所以，你才能够跑第一！”

其实，真正的原因乃是吉瓦西的骑术较差，不过艾瓦力并不想和他争辩。

“跟着我，吉瓦西，”他说：“那么其他的人就落在我们后面了！”

吉瓦西自然面露不悦之色，他不愿意和他的堂弟分享任何东西。

韦恩汉爵士现在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他父亲去世之后他要到国外游历的原因。

他实在不能坐视吉瓦西对待仆人、佃农的恶劣态度。那些人一生居住在农庄里，几乎就等于韦尼的家人一样。